

催眠术与萨满附体状态下的人格变化

郭淑云

萨满降神附体后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人格发生变化。萨满由原来的人神中介之身份,变成了某位神灵的化身。这种人格变化使萨满实现了神化。在萨满教世界中,无论是氏族大事,还是家庭和个人事务,都要听从神灵的旨意,以神意为最高意志。因而,萨满附体后的宣谕备受关注,也最受欢迎。参祭族众对附体后萨满之恭敬虔诚一如真神下凡。在萨满祭祀仪式上,神灵附体及随后的神启、神谕,使祭祀仪式达到高潮。

萨满教仪式有多种,除了追魂等仪式以脱魂为核心内容外,多数祭祀仪式均以降神附体为核心,降神附体的次数和附体后的主要神事目的皆因仪式的不同而各异。一些按季节定期举行的“年周仪礼”,如鄂伦春族的春祭、秋祭,鄂温克族的“奥米那楞”和达斡尔族的“斡米南”仪式等,旨在为氏族祈福禳灾、娱神娱人,祈请的神灵及其附体后的人神交流形式与治病、占卜等“危机仪式”不尽一致,届时有多位神灵降临,也就是说萨满要多次附体。鄂伦春族的春祭于每年农历3月举行,旨在为全族人祈求一年狩猎丰盈,人畜平安,春祭仪式上请的神较多,几乎包括鄂伦春族所信奉的主要萨满教神灵。据关小云、王宏刚先生撰写的《鄂伦春族萨满教调查》载,1990年3月,在呼玛河畔,由鄂伦春族萨满孟金福和关扣尼为主祭萨满,举行了一次春祭仪式,降临到萨满身上的神灵有孟姓治病大神、孟姓狐仙小神、女性神、狐仙神、母亲神等神灵。期间,萨满反复经历“人—神—人”的人格转变。每一次人格变化的过程大体如下:

1. 萨满唱神歌,请神降临(人)。
2. 萨满随鼓起舞,突然浑身颤抖、倒地、

双目紧闭(神已附体,人向神过渡)。

3. 萨满以降临之神灵的身份唱神歌,跳神舞(神)。

4. 萨满喝牲血(神)。

5. 萨满再次倒地(神已离体,神向人过渡)。

6. 萨满恢复常态(人)。

鄂伦春族春祭仪式上萨满降神附体的过程,较完整地表现了萨满人格变化的轨迹。这种变化在萨满生理、心理和行为上都有体现。一般来说,浑身颤抖、昏迷倒地、接连打哈欠,面色苍白,双目紧闭或上翻等是神灵附体初期的症状。人们一看便知所谓之神已附萨满体。随后的萨满歌舞更明确地标志着萨满的人格变化。此前的神歌是以人为第一人称,如“苏依拉载,苏依拉,我们乞求你——永世的神主,降临神坛……”当神灵附体后,则以神灵为第一人称,如“我是主人的狐仙神,是从红色的河流中心,白色的大石头中蹦出来的……”。

萨满在神灵附体下的人格变化,还通过以神灵的身份问话、宣谕、发布预言形式加以表现。满族石氏家族萨满降神附体后,萨满在与栽立“升斗”回话,则以对话的形式表明了自己的神灵身份和神灵的旨意。在“升斗回话”中,萨满作为神灵的化身,与侍神人栽立相互询问与祭祀相关的一些问题,彼此作答:

栽立诵唱:为了此事而举行烧香祭祀,

降临了一位玛法神。

侍候周到,无使神灵生气之处。

萨满提问:什么屯?什么姓氏?

东家何属相?

有何原因,

为谁家之事请神?

栽立回答:折:我们居住在小韩屯,

都是石姓子孙，
为东家之事请神。

萨满提问：栽立领神技术过硬否？
来的是哪位瞞尼？
几辈太爷？太爷何属相？
哪位玛法？

栽立回答：我们领神技术过硬，
都是石姓子孙。
都是太爷师傅的徒弟。

栽立提问：折，居住在什么山林，
什么山峰？
哪里的石砬子？
什么阁楼？
是哪位瞞尼降临？
从什么河流？
是哪位玛法神所领？

萨满回答：居住在白山山峰上，
第九层山峰的
高高石砬子的金楼内。

……

歌舞表演及其变化也是神灵附体随萨满人格变化的重要表现形式和标志。丰富多彩、形态各异的神灵舞蹈以独特的行体语言表现着每位神灵的神格、职能和特征，实现人与神的交流。如鹰神附体，萨满便像鹰一样旋转、振翅翱翔；英雄神附体，萨满则持各种兵器，拟东拼西杀或出征远行状。据撰写于清光绪 16 年（1890 年）的《库伦七姓满洲火祭神书》，在满族火祭仪式上，有多位神灵临坛，最主要的是迎请三位女神——鹰神代敏妈妈、东海女神德里给奥木妈妈和盗火女神拖亚拉哈降临神坛。每位神灵降临，主要通过舞蹈来表达神谕和神性。当鹰神代敏妈妈附体后，萨满跳起了鹰神展翅的舞蹈，表现出鹰神妈妈的神姿。东海女神德里给奥木妈妈是东方光明与水的生命母神，其形象为鱼首女身，双乳高耸。请这位女神必须是神技高超的女萨满。此神附萨满体后，女萨满手持鼓面上画着东海女神神像的椭圆形神鼓，手舞七色彩带，口喷清水，在篝火前的

众族人中起舞，其舞姿如鱼在水中漂浮腾跃。族人们被彩带抚着，被萨满口中喷出的清水滋润着，面露欣喜状。盗火女神拖亚拉哈的形象是一只口喷圣火的火豹，此神附体后，萨满跃上火堆前面的一个块高地，咆哮喷火，作出各种刚劲野蛮的舞姿，再现了女神盗天火，给人间送来温暖的壮举（参见富育光、王宏刚《萨满教女神》）。

纵观各族萨满降神附体的程式，大体都要经过请神、神附体、跳神、送神的过程。学者们对此的表述不尽相同。从萨满身上可以明显地看到“人—神灵—人”的这种人格变化。这是神灵附体的共性特征和一般程式。至于附体后神人交流的形式和内容则不尽一致，这部分内容和形式均具有突出的个性特征。

神灵附体现象并非萨满独有。作为一种异常心理现象，它也是心理学和医学一些分支学科的研究对象。在变态心理学中，人格变化表现不同，分类也各异。如“交替人格”（alternating personality）是指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里交替表现出两种或多种人格身份。“人格转换”（transformation personality）属自我意识障碍，是指否定原来的人格和自身而认为自己是另一个人，或认为自己是某种动物。如称自己是故去的爷爷，或自称是狐狸精等。萨满降神附体状态下的人格转变，与自我意识障碍性质的“人格转换”不同，前者多数情况下是一种主体自主行为，也就是说萨满有意识地诱发，同时又能自我控制，根据仪式需要而恢复常态。至于非自主性附体，则与“人格转换”有诸多相近之处。那么，神灵附体状态下的人格变化的机理何在呢？根据催眠术的原理可知，人格变化是深度催眠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深度催眠状态下出现的现象。所谓催眠状态是一种特殊的意识状态，是介于觉醒与睡眠之间的过渡状态，这种特殊的状态能够影响人的随意机、感觉、体液分泌、食欲、性欲和感情等，使被催眠者的生理和心理发生改变。这种状态具有较突出的人为因素。催眠术是指施术者通过语言、动作或其

他单调的弱刺激对被催眠者的精神进行诱导,使被催眠者进入催眠状态。根据催眠术的原理,萨满脱魂和附体现象有些可以得到解释。

催眠状态分三级,即浅度、中度和深度催眠状态。在深度催眠状态下,人的判断能力削弱,很容易接受催眠师的动作、视觉和声音的幻觉性暗示,他们会毫无选择地听命于催眠师,做出平时难以做到的事情。如被催眠者本为小童,命之化为老妪,则龙钟之态,惟妙惟肖;苏联的催眠师曾暗示被催眠者,你现在就是拉斐尔或列宾,你现在以拉斐尔或列宾的身份作画。结果,被催眠者所作的画或签名,果然有拉斐尔和列宾的风格 参见姚周耀 神秘的幻术》)。在我国较早从事催眠术研究与实践的李应先生曾做过催眠术下人格转化方面的试验。他在书中写到:

有一次,蒙古医学院的乌达讲师正接受我的催眠实验,这时,同寝室的罗利从外面进来,我暗示乌达说:“你是罗利,你家住哪儿?”

“住在锦州市。”他肯定地回答。

“今年多大了,结婚没有?”我又问。

“今年26岁,还没有结婚。”他回答。

“小学在哪儿上的学?”我问到道。

“记不起来了。”他想了一会儿这么说。

罗利看着发生的一切,十分不解,怎么乌达会说自己是罗利?这就是深度催眠状态下的人格变化现象。是A人格变成B人格的情况。我又接着实验:

“你现在是狗,快叫两声”,暗示他变成了动物,他毫不犹豫地“汪汪”直叫。

“在地上爬行。”我又暗示其行为变化,他也照办了。

最后我使之觉醒,问他都做了些什么,他说“不知道”。

根据这项实验,李应先生得出如下结论:
“催眠状态下,人格可以任意发生变化,只要需要,让他变什么都行,如人、动物、树林、飞机等。人格变化以后所变对象如果是自己了解的,那么他会做出与之相应的行为;但是,如果

是不知道的,那么,他有可能主观地乱说或做一通,甚至干脆什么也不说或不做。像乌达讲师那样,罗利和我都是因短期进修医学而暂时住在一起的。当我问乌达多少岁、是否结婚等问题,这些他事前就知道的罗利的情况,他自然能说上来,可是,当问及罗利所上小学时,这些互相没有了解过的情况,乌达当然就回答不上来了。因此,人格变化是凭受术者知识和想象的影响而产生的相应行为。(李应 神秘的摄心术》)

在降神附体后,萨满以所附神灵的身份出现,其一言一行皆为神态,神的习性、特征以及职能等都是通过萨满的声音、动作、表情惟妙惟肖地表现出来的。在一些氏族、部落的祭祀仪式上,请降的神灵有时多达十多位,甚至数十位。期间,主祭萨满要不断地实现“人—神—人”的人格转变,萨满大多都能准确地表现出所附神灵的形态,这实际是萨满在自我暗示和情境暗示下进入催眠状态的过程。

催眠术研究表明,在实施催眠的过程中,暗示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本质上看,催眠术所以能够产生效应,有赖于人类自身普遍具有受暗示性的特性,暗示也因此成为导入催眠状态的有效途径。萨满请神附体时接受的暗示是多方面的。既有由情境施授的暗示,也有来自族人的暗示,并最终使萨满产生自我暗示,这一暗示术的本质特征,在萨满诱发神灵附体方面有着突出的体现。

在萨满教仪式上,设有庄严神圣的请神神堂,还有专门的降神坛场或神灵降临的神路。如满族举行野祭仪式时,在室外摆一高桌,上置一升斗。据信,众神灵将踏着七星星光来到升斗前,再附在萨满身上,故升斗又称“七星斗”。而设“七星斗”的场地成为请神、降神的庄严场所,萨满一走至七星斗前,即知仪式已进入降神附体阶段,族人虔诚的态度,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暗示。有的民族萨满请神附体时,萨满要穿专门的神服,甚至请不同的神穿不同的神服:每位神灵根据其神性的不同持有不同的

法器,如舞蹈神降临,萨满手持铜铃或彩带;英雄神附体,萨满手持钢叉等兵器,等等,不同的扮相和使用不同的法器,对萨满来说,即暗示开始请某位神、某位神即将降临。请神降临神歌是一种准确而重要的语言暗示,它暗示萨满开始进入请神的程式,同时,又通过呼唤神名、指出其所居神域、赞美其神威、神技等内容,明确地暗示萨满请的是哪一位神灵。而关于每位

神的神话传说、神性、降临后的表现等,都是萨满熟悉并掌握的。这些内容是在学萨满期间,经过专门学习所获,并经过长期的熏陶和实践。因而,随着鼓点、舞步的加快,萨满在自我暗示神灵附体后,便能形象地将该神的形态表现出来,萨满的助手和族人一看便知哪位神降临。

“巴哈伊教专题研究——关于教育与新世界秩序的观点研讨会” 在澳门举行

本刊讯 2006年10月11-15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巴哈伊教研究中心与澳门巴哈伊总会和香港巴哈伊总会在澳门共同举办了以巴哈伊教为主题的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以及香港和澳门的学者、高校学生80余人与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所长金泽、巴哈伊教研究中心主任吴云贵、副主任周燮藩以及巴哈伊教亚洲洲际顾问团委员罗兰、麦泰伦、巴哈伊教澳门总会主席江绍发、香港巴哈伊教总会主席方玉兰等出席会议。会议就巴哈伊教的“新世界秩序”理念和“巴哈伊教的教育思想”两个论题进行专门的讨论,收到主题论文12篇。关于“新世界秩序”,与会学者首先从巴哈伊教义和宗教史的角度,对巴哈伊教的“新世界秩序”的思想进行归纳和阐述,认为“新世界秩序”理念是巴哈伊教核心教义“上帝独一,人类一体,宗教同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各种视角对“新世界秩序”发表了看法。“巴哈伊教的教育思想”,是这次研讨会重点讨论的主题。与会学者一致同意巴哈伊教的教育思想是一种“以灵性教育为主导的新型教育观”,其“新”不是因为“以灵性教育为主导”,而是新在其与时代同步的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面。与会学者分别从宏观与微观两个视角对巴哈伊教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研讨。把“新世界秩序”理念和“以灵性教育为主导的新型教育观”作为研讨会的两个主题,对学者们关于新兴宗教的研究工作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在当今教育、科技等飞速发展,全球化日益推进的背景下讨论这两个主题,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央政府驻澳门联络办协调部负责人出席会议并宴请了世界宗教研究所学者一行。